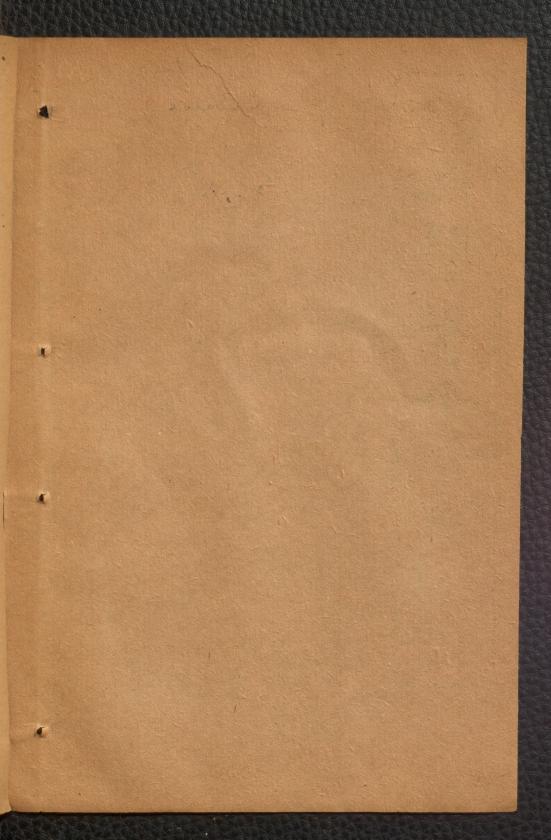
涂 學 種

[E]Chinese Vol X 10

10



施鬼設之伎足以垂醫盤而活着生養為編次竊附管窺用俟高明 成豊五年成次乙卯十月海昌後學王士雄 杆以傳世余般望馬 生因倉卒不可得僅載近耕石汪令間數條而語馬未詳余甚惜之 復村者余讀之如獲鴻寶雖松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百神 今夏吕君慎盘以洄溪醫安 鈔本一卷寄贈云得之徐氏及門金君 袁簡齊太史作靈胎先生傳云欲采其奇方異術以垂醫鐵而活蒼 迴溪醫案序 溪醫案 序

1 溪醫案 肺項流產瘀瘀 蟲呃痰瘧 暑 遊傷中 癰疽注後血留 痛 喘痢 魂寒 風衝經 目 熱殿絡 録 自録 乳對腸產胎腸证癃 痰畏 暑 失刖 成寒亡 節口癰後中紅中 邶 魂 足 血疲 毒人 傷寒 執 U 陰 呃 發腿產子血亢水飲畏瘧紫青癰後利痢陽腫解風病 外周 感停食 筋對臂惡試瘤心疽痘胎 崩吐消翻痰 痢 瘟 時麻 胃 疫 血 證 發

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水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為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 燮而身亦什地口以不知人急扶歸散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實丹數松屬其勿服他樂恐醫者知其酒 又新納罷必用温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柱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强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 張由巷劉松本。素好能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德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科銀手提科 得節為效一日包昏晚遺尿口噤手拳疾聲如鋸皆廣危盜醫者追察附熟地等樂前成木服余診其脉 部門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樂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虚邪賊 封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 證余用豁疾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 河溪醫業 以消痰春血之樂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他樂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成黨莫不詳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樂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 吳江徐大椿著 人有九面亦氣粗此乃疾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兵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為末段 王公教授自長盧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淡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痰流經肿 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認治以辛涼佐以甘温內經有明訓也 余視之其形如丹面赤氣粗目瞪脉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集留數的余日我非 中風 可貨取也固請余日與其誤樂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樂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 口眼唱和柴不能言醫用 人参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桃之 海昌後學王士雄編

有氣脈病因不同如樂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樂助大助張則無 以驅風消疾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歌亦有疾厥亦 叔子静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喚飯至第二稅僅半頭忽垂著亦落同生問口醉耶不愿 質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照下少頃開印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與內以歸 和之自可永年重樂傷正速之死耳 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随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 田此元氣發實之體內灰火克威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 縣出母驚恐而誤投温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欲謝余乎亞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思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古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欲謝余乎亞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思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古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處時醫總投温補率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 年得此必大虚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雨足踏地欲作印頭勢余日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雞疾并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樂 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語不但不信且觸其於於是韶談之人群進温補 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為病本不治非温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心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經掌起扶之別座則頸巴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 大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為之治愈故信念求救余日此所謂虚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該謂壮 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樂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忍患軟息乃以水魔地設量以其上令人 人海悟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之甚

數械矣遂進以驅風養中骨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晒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 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 湖州副總或穆公廷的氣體極此忽患牙緊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晋接如常惟呼飢 有所感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以大黄牙皂川烏桂心等樂塗其外如有疾迹則以出明晨余臥未起 人惡風否日無之既而恍然日誠哉二十年前曾随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 余啟視其為上下止開 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祭科等藥者乃脱證治法不可設施於閉證也 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回風自火出諺云熱極生 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各其即水簟而用扇心暨見一遭陽老婦見證與大守向因服小續命湯 大黄牙皂川烏桂心等樂堂其外如有疾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改户日真神仙也早已食粥之工皮壁則消之我今欲用樂消公之頻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硼砂冰麝等樂擦其內 惡風 一細縫撫其兩頻皮壁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日此為惡風所吹公的 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予余日我乃戲口人 雄按皮膚頑痺非外治不為功

為程王姓患周潭證偏身疼痛四肢難疾日夕以聽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全一 如大輕則不能攻犯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樂敷得重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邦外出古 余視之日此思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數之禄之茶之重之自日而疼痛 भी 一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崇衛藏府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 因其堅如華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痺

决家人垂淚送至舟

河

溪醫案

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樂不驗即用温補使邪氣久留即不死亦為廢人在在皆熟豈不克 雄按風樂耗荣液温補實踐絡皆能助形並漸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待外治也

多思期中的治宜化疾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然已投補滞徐氏謂宜於温補者不多見的問思之言也 可施治耳 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温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樂但必對證乃 立地黄飲子正為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那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入九 新郭沈又高續娶少文未免不節忽患氣喘販逆語潘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 日此內經所謂非證也少陰虚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疾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 雄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處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禀陽感過咬肥申積熱釀處壅塞既絡

傷寒

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逐成結胸以致聞者逐以下為我 晚欲登飛其子哀泣求治命日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日一劑不下則更服下 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止遂至楊月餘而逐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去焦已辨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 目中

刖足傷寒

呼號不樂余口此所謂則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於又用丸散內消其 是善黄姓外感而東鬱熱亂投樂石繼用補酌が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腔紅腫大痛氣逆衝心

重而有食則結成燥失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為熱痰三渦心湯主之乃以渦心湯加減及消症 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四而煩熱益甚諸人東手余診之日熱形留於胃也凡外感之形久必歸陽明邪 西塘倪福徵惠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虚投以六味等樂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 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校内撮數粒瞬之且日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群以為奇余日傷 者曰老太爺人即思起欲親宋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南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即所久該 也余覺其意煎成親至病人所強服害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氣平得嚴並不深明日全服 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問全情面俟樂成而私棄之可可思夫該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問全情面俟樂成而私棄之可 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亦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問當用何樂余曰非生大黄不 此等與物處汝等如何與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口此病可治但我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甚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唱見人飲食賴叱日 何學注於足腔則為則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等亂通世及奉為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准楊者以此 剛下宿垢少許身並和第三日侵晨余敢書室中未起聞外詳傳日老太都在堂中婦地余被衣起詢告 往往變為癰腫上為發頭中為肺癰肝癰痞積下為腸癰便毒外則散為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為矮痺 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凉之前一副記其未透之雅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浪 溪醫 時證 外感停食 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之少同法令之醫者以老人得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 李

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神鎮魄之樂加豬心火長死終帛包裹懸樂雜中煎服成口股樂得嚴勿禁醒之熟寐即神合果一割而 衝散今早魂以被上又為母親靈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口無憂也我今是汝因用安 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與禮我歸如言住格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為父親 郡中将氏子。患時證身熱不凉神昏護語脉無倫次余診之口此游魂發也雖服樂必招其魂因訪招魂 開胃之樂兩劑而安諸 法有鄰前謂品我聞度禱電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量倒幾被感受選復住 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黄芩用蘆根湯煎一剛譜語止小溲行二剛旁流止胸漸舒 明粉外用忽白杵爛和蜜塗之小沒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府府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幸經湯去意於加婁仁於實施子能子首於桔梗煎調元 三劑可追稀縣六劑胸腹皆经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自日得解燥天而愈諸 陷胸等樂逐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使旁流小沒不行煩熱遊甚湯飲不能下喊語語唇其改用承氣繁 雪亦如外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帰脉清數而按之虚較不過濕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枳 以補食咬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 不過楼證設法見 失魂 游魂 雄按韓克年年前瑜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佩患血滋廣服六味等樂初夏患身熟落張醫投為心 又按今夏衣實戴七患暑濕余以清解法治之熟退知郎家人 人以為神奇不知此乃淡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該治則無生理 謂其積勞多處處 人亦以為村命其實

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水除矣 之時喝其父母謂吳郎必顯賣我死須起其血食我而矣我於祖墓運臺服官後未服鄉故為崇運臺 因以告夫人口此女常以我林内以此不能成熟而煩渴欲飲用服余樂未甚效 斗餘至晚聽漸消皮驗明日口去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施其弟間信而至已愈 楊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火走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脈細數不偏神不清如余日 命曰君言有為崇者效果驗真神 聞女僕私敢門邀之魂即隨出偏歷聽堂即順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超至魂堅執其辨仍 日速請三員都來切不可放門放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都者即其弟唐君海生也臥室遼隔呼之不能 之樂息同之歸 以護心樂灌之母令毒氣攻內乃用前劑從內託出外用軟堅消腫解毒提膿之樂敷之一日而出毒水 湖張振西壁都失火受職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暗語而神不 漸便时 人如斗。 信厚寸餘目止細維自項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情毒未攻心尚可施救急道舟招其弟余先 似卑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婦晨起入候見林上一 余日此失魂之證不但風寒深 同其弟元治來謝候余山中且日我昨晚腦後起一寒微痛余視之驚日此王枕疽也大險之盜此地 美野西衛 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解能治之 林上唐君撫之魂逐歸附於身問所寓目皆不爽細致所見之女乃軍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在 正战除動與半月之樂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問問前所為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 外親內記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晨我子大駕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 入而神志亦傷不能速愈亦不可用重劑以煎方祛邪以九散安神 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日鬼有所歸乃不為屬公富迎极曆墓立位而祀 女盛妆危坐以為夫人也諦視則無有 一夕夜将光病者大呼 四

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絕亦遇談余仍以前樂灌之因韵其求死之故則日我患心疼甚有老嫗勘我將絕緊頸則痛除矣故從 往謁馬歸即狂言帝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 所者言此係毒樂必不可服含樂噴過過亦作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樂記病者言 公馬語惡毒不堪逐溫恨終的不寢不食多方晓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季 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八分書為一時冠家質不得志遂得奇疾日夜有人罵之間聲而不見其形 家巷周宅看門 里米翁元亮傷居郡城歲初其他往郡拜賀其勤丹過異門見城 為失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疾安神 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為火也次自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 这下日,他人勤我循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甚矣昨日在問學罵我一 求死也余日此婚今 崇病 今後若來汝即嚼 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由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治數而 罵我馬余日此即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日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那左 之妻縊死遇救得整余適寓周氏隨眾往看急以緊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 余樂噴之婦依余言握至日爾口中何物欲害我那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 安在則曰在財震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 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樂不能奏效 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質丹一九遣老婦灌力 上蛇 王廟俗云焼香能免生瘡睡 一日即世叔也何今日及水 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 日又

皆為他醫所設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成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兼燥化 為處清者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虧而有聲二虧能轉倒三割 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即斷盡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温皮色未變此暑和別塞諸家未即死也 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者婚指余曰此即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令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賓患者期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元早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都家 内經言之甚明况因益用藥變化隨機盖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瘟邪燥人之證即 所服皆香燥升提之樂與證相反奈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為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 余萬郡中林家巷時值風暑優人其之母忽嘔吐成傷其形如戶而盖噤不開已辦後事矣后停之俸賴 被求敢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著啟其為咬著不能出余曰此者邪問塞諸數耳以緊金銳二粒水唇灌 月苦意根子根等樂氣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皆軍時所思之境難言之繁整於虚妄 得下再股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升将虎阜其玄臨河一老過坐面口榻上方佛病者歸訪之是在 雄按風濕之雅一經化熟即宜清解温升之深成在禁例喻氏論疫主以解毒題矣而獨表彰敢毒散 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群集升散之品凡温邪燥火之證犯之即死用者審之 載也余始至此時懼您酬不令人知會前已愈余將歸矣不妨她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 十年晚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哨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草埋之城下至夏暑燕足氣觸之成病死 人汪翁天成亦孫此證身熱神昏問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方於如鮮色浦澤蘭繁海行

亡的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即死死者甚多傷心惨日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附進舉室皆疑膝其外舅席際飛為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副而復但此證乃執病所變因執其汗出而陽 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温得審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於 問門内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樂既誤而樓小何四樓下又香燥之私熏樂津液廠不知人去焦目到 樂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命至日陽已回火復識陰欲竭矣附子入四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 以扇驅之日汝不怕霹靂耶黑人日熱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日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 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任郡戒其家日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 日附子古名霹屈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多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也余日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顧甘償却乃 黄昏即能言更服前衛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沒極与而知者絕少蓋相逆上諸家皆別非方香通靈之樂 **盧雄连耕石暑熟寒證脈微欲絕清尿譜語尋衣模林比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脱急以參附加童便飲** 不能即令通達徒以煎割淮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家况又誤用相反之樂豈能起死回生光 雄被古潤二字最宜切記 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當是白虎湯今原書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哀以逐下一湯字致啟後人之疑序 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 版和之子介堂者病執極大汗不止脉微胶冷面亦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的此即刻之陽矣急其 人數校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里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兒 一虧須與日頭能言再飲以湯竟雖然起故張柳岭先生以為再飲之湯 191 雄按袁簡齊太史作

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撞歸以待斃余日此證固危然服樂得法或尚有生機若更恭於烈日之中 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實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 理而不愈則必虚矣即用多附是夕煩躁發昏四肢歌冷復延名醫治之可此虚極矣更重用多附 常熟席相北患暑熟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各沈及諸汗樂終無點汗余日熱極津枯汗 員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之醫治之告以故勉用輕樂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愈明日復診口服清 中友 臥林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個童子俱 樂發汗即以去濕燥病則用滋潤之樂滋水即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能也 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目亦過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 "美孝維患教病忽手足拘縁,呻吟不斷替亂昏逃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山陽將脫矣急處 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 方親戚滿盛謂大暑之時熟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眾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 野母茶 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其家老嫗其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 人將实順氣體壮健者月於親戚家祝壽學湯餅過多回至間門又觸臭穢珍暑來食身熟問都 山席姓都暑邪內結嚴逆如戶惟身未冷脈尚微存所謂尸敗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通魂於 自返即先以紫金錢磨服後用西瓜蘆根雜韵甘蔗打清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椒 南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過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 雄按此證已津夜受燒去 一劑斯理 用香燥

海

然冒昏歌而斃余往暗之傷心惨即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 作填疾獨言刻印萬册廣送諸人真世人 按語改題日醫的欲以及庸流之恆智也余已刊入叢書 之或悟也 雄按慎疾獨言全年流傳海豐張柳岭先生加以

暑和热呃

所共見何不思也 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吸逆者俱為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熟物冷熱相爭亦可吸逆不治自愈 根在腎為難治由於執者逆止在胸臆問其根在胃為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 把葉餅盧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疾盖呢逆本有二因由於虚寒逆從臍下而起其 也呢在上其今食西瓜群醫大藥病者聞余言即欲食食之呢漸止進以清降之樂二副而諸病漸愈又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供神昏呃必醫者以為集證不治進以於附等樂呃益甚余日此熟呃 沈君倫者。年七十時界內隘而呢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屬相好尤君在徑口此熟呢也君以批

瘧

出活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追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勞三錢偕附 小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了飲之仍回葉它夜二鼓印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與來迎至則汗出如青兩目直視氣有出無 軍倦敗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即治之稍逐 庭姜錫常長即佩芳體素弱而患久露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格便道往時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 過多附陽 未遽脱適余偶帯人 人祭錢許同附子童便灌~ 人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 稍開整

而醫家病家視為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海最可哀心 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屬聲而對 余日此熱毒總結治之以黃連何形等樂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 日治暑利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 縣消准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照信各有法處不可并形亦補之具 東山葉寶倫惠五色刷每日百餘次余悉治測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為無其腹腹內有塊 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為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别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 東山美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駒每日一 小各一服若胡蘆形余重抹之大者裂破有着暴下五色濃垢斗計置烈日中光彩眩即以後荆賴減 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和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免哉又聞服樂之後口乾如出入欲啖西瓜醫 得好樂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 食漸進再採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 云射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董取井水嗽心奪盆中水飲其光號呼雨日而死近 訪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事等樂給病者曰視汝脉者此地名醫而樂則用 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滿之物久則成囊成解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虚不可 施姓選居郡之盤門其子患者毒血則畫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成也力能余診 瘧痢 刑 次寒如冰而熟如炭随下血痢 人樂不隐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 百餘次委領無生理因平日相 門因託 E

美題等

t

三折脏者也 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 B 增先去那母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為良氣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 以不用城補 余日寒熱未止必有外形也痢未清必有內形峻補則形留不去如此虚人可使邪

畏寒

於外用蘆根數两煎清涼疏散之樂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温逾年附毒積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 科治執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确甚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熟語則執係於 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為陽虚而死也 者盖發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既又通體及頭面日昇俱生熟愈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 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日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殿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 B 以為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的而寒愈影初冬即 四面绿 71-

畏風

者數即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軍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福皆重布遊散又張惟於林前援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虚其表繼用補劑以因其相風入禁中畏風如失閉戶深藏 十日 日中藥乃效問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日姑去其死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 外周以原鉄珍其脈微軟無陽余日先為樂設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開非照以陽光不可 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等者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 不覺也蓋衛抵因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强四 雄按論登論治可與戴人 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其

品與朱宗周以陽威陰虧之體又東痰凝氣逆醫者以温補治之胸膈活塞而陽道遽群醫謂脾野 善处徒 恙若失 之品 恐無治就余於山中 陳去甘草加沙多竹如桃把葉竹葉黃連塞仁為劑深云陽接已匝月矣恐不可服此凉樂余日此陽 以後安即懷至得一女人一 随發奏頓如往 升 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疾開胃之樂除其中官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即通 為灰所限而不能下降耳 然自汗濕寒脫疼放送嘔吐者水延余診之脈弦軟而滑形瘦面黎苔黃不渴溲亦便難 日之情形 余視其體量而氣脏陽升而不降諸家皆閉笑謂之曰此為肝腎雙實證先用清 兵而世 年復得一 一服逆平 人乃以執樂治陽痿豈不認哉 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人青丸為常饌 痛定唱龍汗止即能安穀原方加人多自日陽事即通話 雄按令秋潘庫更孫位申積塔 一或間 劉 雨虧 ンド

者以為純虚之盜谁事收補 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 言五日而能坐 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 立 金而幾死服 余診畢及按其體編身皆生症被大小以干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酸余口諸人之泣 余日 此可 余末葉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男在考曰必當價先生明示幾何余日增病之 月而行動如常其時此丹方開其戚友為設飲花前以賀余道至戲之日君服 余無此 每日用 亦不死 押浴私用父子金父庭賣之體虚而東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各身 何 也各 也其父間之頗不信日如果能起現今哭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 人参三錢痰 盡其道而 大愈結身強如尸學家以為萬無生理余 已立清大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未樂 以具将死 入視時 服三 A

迴

溪

醫

祭

果高子也相與大矢其周身結該指補住疾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結在層膜右 然然病家馬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 盗麻柱等樂可用光余日急則治標若更端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 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日此小青龍盜也法日我 金去病 飲邪內伐動而為喘嗽者不能舍小青龍為治案中云感冒是感冒風寒設非風寒之邪麻桂不 シエ 用讀者宜有會心也 繼有顧某年五十六歲肥白多痰因吸連子匝月漸覺不能端逆自汗無眠以為虚也屢補之後氣必 脱余日將塞死矣何脱之云與導獎湯如旋覆海石澤鴻白前 月嚴屬其決余視之汗 免連余視之台黃溲亦脈滑不調以清肺除痰治之而愈旋以茯苓飲善其後 毅然用之 王孝賢夫人素有血證時發時止發則微樂 疾喘 上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稅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疾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 北 不能任其各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 之樂自宜倍 一非時俗之醫然能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 也凡舉事 雄按今夏劉千事年六十三歲久患疾喘自汗群 之病者有就惶色余 如雨下扇不停揮睛凸顧高面浮頭大胸前磨塞脈滑而長妻玄衣水應其暴 有利害嗣 心即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 日無恐不過 又因感冒變成疾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 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 而死則不谷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 文錢買富 一不中則誘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大 飲而減七日後題門始平臣 醫皆以為虚補劑備施竟無效徐 子為末耳 固知之但弱體而素 尚有服騰者群取視之 也故 雄按風寒 月而愈 外東 可

觀察毛 陽亡陰相似 君印息買浮客半合大豪七校者湯飲之可也如法服 虚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下 TO 此則聰明 知也亡陰之樂宜涼亡陽之樂宜熟 多附熟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 有加 悉乃安其形復處始子養陰善後病者云前進補時體與漸豐而腰間疼脹略一 但疾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處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樂已得加過腹中而 為痰 患也不可以音斯肠痛逆疑為損怯之末便予清肺化疾樂為丸 州沈母患寒熱痰喘说其肾毛君延 朝相反也 野西客 人亦有用者人 人而醫者謂為極虚所致補益加峻釀為福體之淡也 余日莫非以参和入 公裕年属八的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者七日舉家驚惶延余視之余 以為愈矣令夏 止陽從汗出元氣散脱即 而實不同 以此街奇耶 雄按吳馥齊令婉體屬陰虧歸沈氏後余久不診上年間其久嗽服 白不知見於是摩相數 延診云敷植 則服微汗冷如青手足飲逆而古潤 人樂中耶日然余日宜其增病也仍以多作塊服 人多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新日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 武餘病復作縣前方加 為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 不愈及往視面浮色亦脈滑不調舌絳而乾非肉不飽口此處火為 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脉洪大手及不冷端汗淋漓余顧 余 一或相反無不立態標本 診視先有 服 雄按疾端礙眠亦有不東虚者黃者華年剛 名醫在座執筆沈岭日大汗不止陽料 而汗順此乃為立消疾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之 房煎入而喘逆愈甚後延余視述 方熾不可即用陽樂宜收斂其陽氣不可 則脉洪汗熱不粘手及温和而去乾但 一先後 鳴化使其廓清上膈果膠疾漸出各 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 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虚固當 人参性始發病自獲為 撫摩城即不已自 大劑滋補而能 日此 用去年 人多切地 之名茶 方而

年至七十七而完此病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難輕重不一而於法為要 放樂在內上蓋銅皮以文大於之日十餘次落至三百六十人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堪盡治其病水除 洞庭席載岳素肠下留飲發則大痛吸吐先清水後黄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 胸下溶問腹中聚地以則順間有無下行至指而仍然驚痛余謂氣鬱飲傷治以通降適渠將赴 易汗不渴疾多吸的即吸以六君去甘草如厚朴杏仁薑汁川連盖中虚疾滞也投七日果愈 樂數劑遂便海肢冷不食礙眠氣逆院疼面紅汗冷余診之脈弦軟無神若白不渴乃寒痰上實野陽 去冬因劳患喘迄今春雨旬不能脫顧某作下喘治病益甚又自日牙余視之脉弦清苔滿布去邊緣 下虚也以真武湯去生事加乾薑五味人参厚朴杏仁一劑知二劑已又治顧某體肥白脈沈弱疾喘 有妙義用藥者勿以一前方為 發余按其腹有地在左脇下所謂飲囊心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茶樂一料用勢作風 令温海肺失於清解耳子輕清肅化樂治之而疾至多不入煎欲其下達與九樂喻化欲其上戀皆 了事也又有虚不在陰分者余治方嘯山今秋悉疾喘汗多醫追清降 雄按全夏江陰沙沛生態

嘉與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山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醫以膈證回 家余日比翻胃證非腸證也膈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疾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渦心湯加減治之 九通氣除飲清絡舒肝之虧調理三月各悉皆瘳

復姓余該按其心下則濯濯有驚環臍左右塊已靈飘渦亦苔黃脈弦而急幸其家深信有年旁熱

處體弱有醫者迎合其意投以大劑温補初若相安的日後神呆不語目眩不飢便閉不眠寒熟時作

一經其友

主人安否因述其故余口前幾死我以 礼把常果 **覺寬邀頃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日胃腑已為蟲飲無藏食之地無我也解不復用樂不自日而卒** 以開膈末樂佐以硫黄三剛後吐出於血半歐随吐蟲二 10 見此即用 百門記路素患翻馬拉米不能入 其民仲在旁怪而問故余日不意近日諸名醫冒昧至此此非病也一劑即愈矣以為心湯加被覆 中陸某患呢必不過偶爾胃中不和被疾被熱世俗所謂冷吃也不治自愈非若病後吃逆有虚實寒 息。 能進食再復舊從此遂成知已每因飲食無節時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 補樂而強旺加餐病家必以為對發展而熟知隱受其害哉更有至死而猶不悟者目擊甚多可為數 無樂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須於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梁尉於生死也陸乃膏深之人從未患此遊大懼延醫調治醫者亦大駭云此必大虚之體所以典 食元氣以私將有熱毒之富事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雨即遣人連夜來迎 2)0 野等 人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學家驚喜以為病愈余日未也姑以附與之連進二桅全然不過更 一齊 過其家謂金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虚非參附不可令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 人努白朮等樂疾火凝結而胃絡塞呃遂不止病者自問必死寒家駕惶余診視之不覺狂 其服室見粉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事立己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沒別之態而已盖如海斗 而死止越一 戶呢又發仍用前日諸醫治之數日而她其老僕素相熟偶遇於他所問其 四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日此蟲膈也積血所成學家未信 刺政之何以路覆職目於論於 十餘校長者徑見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賜俱公 紛紛謂補樂一定不錯直 余方不服甚相安也 雄按服温

是月 坐不桶幾滿腹電身直徜徉而去 用諸利水樂内服又煎利水通氣樂使生湯中令人 必不能下。而及增其必余日此因消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樂塗之使弱器大腫随以消腫之樂解 學官後金汝 个演其小便閉七日腹展如鼓優遇不能立街心在項刻矣就余山中求治余以鮮車前根据爛數其腹 所欲來敦請已無及矣鳴味豈非命耶 闭察而此法失傳所以十難療一余所治皆愈而復發逐至不殺雖因病者不能守 庭席君際飛形體肚電喜飲善啖患水腫病先從及越逐及偏多腰滿腹腰服利水之樂稍快旋即復 用鍼針之水從鉞孔出則稍電鍼眼閉則復腫內經有刺水病之法其穴有五十七又須調養百日 怕皮水風水則 止矣疏二日連得暢熊脉静身添舌色有津吃仍不減人皆謂高年病後之虚吃議用鎮補余日此氣 宣清之南。熱漸緩肠漸舒而古色不潤仍不喜飲溲亦便閉呃逆頻來來家皇皇奈日無恐也便行即 舌色乾緊無苔稍甲湯飲小沒即行不食不便脈洪且數余知其平素津虚脾約氣滞疾熟連手輕肅 水腫 疾阻升降失調得食不舒平時無處是其徵也授以权若湯如養雞首如福半张胡果 消弱管稍宽再以樂湯洗少腹而婚之蓄弱湧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玉勿書) 一時之 汉不通過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弱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衝心即死再飲湯樂 一職病驅風利水無不立愈病固各不同也 雄按两外治法皆妙 雄按吳南奉大 人孫擠之未幾朔送出魔及孫者之面弱出斗餘其所 今年七十 歲 令秋患感發熱而東左肠偏痛 法亦由智治法不 一副好一副

消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母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椀而溲便不異常人此乃為火所樂 先延郡中葉天士治以烏梅木瓜等樂飲其胃氣消證少邊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疾凝結木 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疾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th

蟲痛

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强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為丁奚勞法落臌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京 餘條是者徑又紫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軍未去也 視脈多錯無常余日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 州黄四房女年十二事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 之樂東安門補脾之方調之而點根遂絕盖此證甚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為寒與食即以為於 夕方魁古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 目種

也余治此證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 即遠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家余用殺蟲之樂為求調如糊到處數 而以熱物熨之點又述之他處随逃随數漸次平 一新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樂問效向余求治余日此數病也以殺熱之樂義 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不數根終

盡但不是為害耳此真奇疾也

证中

间

溪醫

案

已來就醫診視見二 安巨商程某母患证他日服多术收補病益甚開聲即量持厚聘邀余余以老母有悉堅辭不往不得 一女僕從替後抱持二女僕編體敲摩呼太太無恐吾係俱在也猶驚傷不已余以治

為動船橋喧噪散然不厭盖心為火藏野為水藏野氣挟痰以衝心水能対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 災之樂去共延以安神之樂養其並以重墜補精之樂納其無稍得 龍半月餘萬恐至失開船放地亦不 女其位則不但不相姓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血虚耗相人不宜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及與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证仲證醫者議論不一速來就余余以消疾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 樂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無體多處該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尅之證一則心

禀各殊九陽之害與縱怒同非通於六經之理與以黃之與者不足與言也 又恥為当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複就淚下又閱五年而完盖人之氣 館穀京師患亦相似主人 同問余日何以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日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眾以為戲言、新日君真神人也我響者 腎之品越三 由余飲於周氏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啟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然意 烟戚殷之番年近八 正辦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電灰石灰作布袋置陰囊於上袋濕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寫 亦樂陰知柏為督者為腎火之有餘而保其不足之水也 的素有腸紅證病大發飲食不進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智成候 以為無生理也逐送我歸歸自日即痊今妻妾盡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養 雄按縱衙因傷陰而亢陽

吐血

平望鎮張瑞五素有血證咸年五余營葵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在返因勞碎而太病發握手立別 問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 一日鎮有延余者出

其前所服方沿 聲啞 嘉與去尉南久患血證左脇中有氣逆衝喉旁血不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帯青脈微 庭吳偷宗夫人席豹士俊女也向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樂調之相安者數年都中名醫有與席 鮮學者勿以為淺論也 以慢其陽而樂 重重主北北 心延余治余日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亚以鲜生地十的終汁煎濃略加 画 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骨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勝三七諸養陰之品調攝月餘 玉膏後血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顏 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黄治血證含此無有無弊者 而卒瓊玉骨為治血證第一效方然合法顏難其時不用 一温補方加鹿茸一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統一 因他姓延請至山商馬病發邀 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此線 夫血脱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 明 或有誤無從挽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為然後其道大行迹成一鎮名家年至七 寒之證亦當氣血東補豈有素體陰虚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紅反用大熱升發 不得取危在旦夕余以阿膠三七等樂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 小心敬慎擇清淡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即無大功亦不貼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 何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日 其陰乎此乃道聽塗說之人間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沒也 之診視見余前亦謂豹曰此陽虚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 个 何在日即在館 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型大凡脱血之後虧不可 有效 雄按行醫要認盡此數語所謂以約失之者 以此助館教所 橋之右即往候之精神强健與苦迥異因述 一身之血盡脱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奄待 人參抵用參續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 不足具余遂導以行醫之要 之品止其街遊復 外末保徐進 血 翁

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疾滞皆要知補血之道不過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 我自復非補虧入腹即變為我也也若以重虧塞其胃口則水無生路矣况更用温熱重動助陽際陰而

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脱則氣亦脱用人參以接其氣 無稍接即當用血樂否則於陽獨比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為女辨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登輪張忽血胃升節昏不知人賢者濃煎多湯服 一息逐余於視六脈似有如無血已脱盡急加阿膠三七少和人多以進脈乃漸復目開能言手

於留經絡

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技而後奏功令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己 留於家用針灸熨塌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謝不電奈日我方欲謝子 醫余日此於血留經絡也因謂余子藏日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但濟人正可造就己之學問因 鳥鎮莫方東患奇病痛始於肯達於胸肠畫則飲食如常暮乃痛發呼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省 湯盖秀東欲自縊其母已汝有子女之累尚須莫念不如我死免問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

腸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肠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量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参一兩附子五錢而甦逐日服 本格至則自述其全賴多附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脈極洪大而時伏面亦有油光去紅而不潤目不交睫 人勢五錢附子三錢而雜以他樂多附偶間斷則于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掉

不相識認無不數以為奇 錫常次子等方從余學醫於山中病者即等方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等方寄膳余家朝名於視余先用 洞庭為允誠患血射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為必無生理余友姜幸 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察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温而以矣於是始相折脫凡治血脱證俱同比 得以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虚故目不瞑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連於四肢又能看 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盖其陽則陰血愈屬更有陽充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執深敢亦深也不 者自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不可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 傲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軍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惠崩盗服勞附諸樂而病遊尉延余治之處以養血 剛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日。血脱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脱血乃亡陰如 爾父千里招徐君信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該耶服一劑是夕稍得聽二劑手足過三 內作湯兼清涼平淡之樂數品與參附正相反諸戚友俱該奉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即 消火之劑而病稍裹盖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其江來方且泣曰我遇失 而得生今逐去病發必死耳余為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那中有洋客請治其京 在按論治既明而茅根功用尤為發人所未發 溪 之品塞其空數期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碗至久病全愈豐肥强抬歸至家親戚仍 之劑以養其血脈復用嗣胃之樂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射至五載大陽之內必生漏管逐以 血痢 醫等

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 佐之為産後安神定魄去於生新之要品醫者的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子 随即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盖此乃於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陳墨為記而以消於鎮心之樂 母人衙心古為心苗故毒聚於古腫塞滿口則飲食給矣乃用珠黃散反解毒軟堅之樂屢涂其古腫 矣此極易治之病而住往不治蓋未能深及其理而誤殺之即 余辭之不獲乃給之日余舟中有神丹可殺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九二拉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致也 生可為我也 人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構納橫決為害至五十以後天葵自絕有不樂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 告我将迎我於此病者即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前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 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印方欲入梅而唇目忽動按其心口尚温誤傳余能起死回坐故泥首哀求 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温熱峻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從踵 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常出悉突有一 陳昂發夫人懷城三月胎氣上逆古腫如蛋色紫黑粒米不能下醫者來手近余治余日此胎中 於血衝脈 當滋養其如氣耳乃專服余樂學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和人之言服不經之樂幾 大是過出拜余選問日我即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樂至五 人欄與喊致命謂我非告状欲求神丹奪命事其家即 十二而前證絕令已六十餘強健

出而身熟於炭屑燥者繁仍用前樂余是日偶步田間看來花近城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日生産 西蒙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於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虚寒之說用乾畫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 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五 母有風寒芳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即愈不知而以為真產强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 態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有如此而 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得進而每日尚數十次服樂無效余日此不必治名曰于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產恐有變證再病家不 依住候於兄龍友 爛溪潘開子表弟其天人康妖患别畫夜百餘次延余視余以黄芩湯加減兼養胎樂飲之利遂減飲食 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産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痢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 胎前久痢不愈產後其能免予 溪 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産後風熱 試治 醫案 何在日即在前港余日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即同往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 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 此試胎也尚未產勿強之扶 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樂少許後生産果甚易而母氣大息虚象百出商 坐談之際有老過惶遽來曰無救矣余版問故能友曰我姪婦産二日不下稳婆已回 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麼左脈甚取 雄按此所謂利即是泄漏古人名日利下非今之痢也痢疾古名滞下若 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眾以為神龍友請申其記**旦凡胎**狂 令安即 月後始度産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晒作不然 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如 血枯 力并

而内服解毒消瘀之亦應手而愈凡産後停瘀每多外證如此甚多不可不知也 河庭菜婦産後小腹痛甚感露不山奄奄垂斃余診之印惡露如此多何以其痛及劇更詢其所行之物 將為大蛇以殺汝即變為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慎 治不中病遊致不起蓋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無味最烈之品當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 日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樂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能之樂本 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人 為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惟服畫桂則必知 斌又東風就復加以剛燥滋膩之品並大塞較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香則陽明之盛火不解遵仲景 如腰家余口此乃子宫受傷腐爛成難也宜令名手穩婆探之果然逐用縣作係裏 茶信余立主服之一 升餘而腹漸平思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私其門首掛榜燒格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 摩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獨并相犯之樂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 産後腸癰 顧其繼室産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膨醫者来手顧君之兄掌大余戚也延余治之余曰此於血凝結 産後血臌 九生去之少病者養其前夫人怒口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虚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令為某所治余 石膏等樂分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 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該余日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加四言而愈醫者群以 人法用肉桂黄連人多天黄五靈脂成劑下其於 耳盖前夫人以產後血臌亡病狀如 入生肌收口之遊 一而發哲者

可片刻離也但不明理之器則偏僻固如义方法絕少不能肆應不窮即 介后 林羌活湯為主而佐以養血透肌樂飲之 吳超士家童 余口醫者不肯治 不長孫女種癌點密而色深亦種痘之醫東手,余用清發之樂并時合紫雪,亦色梢熟將就寢頂 形漸高起仍用清大養血之方。而漿的蓋病變無常頂刻轉易故凡屬危險之證醫者當時時消息 多等樂間者咸笑 死之言以驗病家亦以為醫者斷期如神就知非其識之馬乃其樂之重也嗚呼修改 群鬼欲殺之拽出視 対伐之樂誤之也毛 店大如子掌形如缸店到 學沈冠雲之女。左密黑陽而無照醫者來見雲告以故余曰姑處以補記之法用地黃歸身黃者 入痘料不知升麻湯乃痘證初起之主方而醫者不知也繼以養血解毒補氣之品其結而也額如 毒傷 つ如树皮髪 色而咬牙余號回證變虚寒失此所謂充害承制也即用人多應算等樂記之至三鼓而瘡色 編體無聖 為治之而安 己弱短隨 之痘 連施脱三年始生時醫見此等證必用大黄石膏及惡毒之物虚其裏而增其毒五 心頭 一服而然來至明印以參責停脫余日精力不充毒發未盡本盡必生痘毒後果醬 則治曰已回絕矣因入視編體大熱神昏不語細點如魚子隱在肉中余急以升 優和之女患病醫者日此問痘也五日而影舉家把脱適余至日先生亦治痘! 面結 之細點如数余日此惡痘也色暗紫急以升麻羌活生地等樂前湯灌之三日而 Ì 去之後非復本來面目見者俱不相識 聚重要始終用滋養氣血之品不用時下惡樂 一鼓館觀劇因寒熱作而先歸夜半中 三日而痘形顯前醫群數告之以故則 可知痘證之必死者絕少皆醫以寒 岭不絕至明旦往視則匿於林 一味二十餘日始結而焦累 大笑日升麻羌活等 や口

点

。回

溪

之樂豈可入口蓋彼惟知俗本所載高頭蚯蚓之治絡丹而不知古方五十餘味之大活絡丹也蓋流注 樂之該而非病之真無治也余用大活絡丹為立而外數核管生肌之樂醫者間之大笑 金萬無生理父母先亡只有慈母其伯悉收其田庭文契專待其態而取之其從兄汪干造 旁通四連初無定處所以隨處作惠此真脈絡之病故古 百金色好因留在家治之間余有不能治之說笑 K 心破格在現半身幾成枯骨此 子入己氣絕矣厚執色好之歸欲加以無禮余曉之日此病本不治非樂該也但不知生死為無自即 内膜乾空與皮不連氣促脈微診畢而出近曾求亦余笑不答書危在項刻四字劉不信少項內以劉 色劉近曾夫人患虚疾流注色既脈虚發無定處病極危險非旦夕可奏功余解不能治郡中 兄元谷格 意張 卓舟未 弱知患流注五年。自肠及腰腿連生七八孔寒熱不食僅存 病有 全在於絡 變補無益也 流注 之盖流注之證其類不同大段皆澤液枯而疾流膜內之證當內外交治而祛邪補虚亦另有切病 三十餘丸未破者消已破者收 小兒甫 一病之法樂不對盜總難取效也 余該近曾出口流注之疾難向愈而未收口託在相好肯一觀不余因視之肩後瘡孔大如 故非法格 九島頭聰慧而患流汪局背腰脇 不效以後眼稀肉品 乃虚淡流注醫者不能治其經絡之疾徒費重貨而無 四更服補氣血之樂而愈盖流注一證由風寒入膜所处膜 管退前舒漸能起立不二十而肌肉豊肥 人口我醫好後更請係君質之當無言可對耳月餘到 十餘處百端醫治無效余視之口此准 人製大活絡丹以治之其餘煎丸皆非正治所 人形思年共服 八日活絡 大言名 余家哀怨分 古名 中病者 人参二三十 丹平暴 在皮中 見

法而外科不知也若實爽則控涎丹最妙 不知對 成施總徒事 靈補舉世盡就在死者不知其幾也 雄按大活絡品治虚疾流江深為合

腸雞

座宣石偕余診視 云損證或云宿食或云發毒當刺突出之骨以出膿血其西席并宣宿力為余治往登其堂名 李舫少子 其氣如 公當微痛無恐其夜痛果稍加諸醫聞之譯然曰果應我輩之言也明早又進和茶順氣 停數角寒熱減食肌肉消機小腹之右下達深跳隱痛微腫醫者或作法弱或作血濟 余言余先飲以養血通氣之 了嘯虎官性極聰敏年 者平果四日而能多諸醫以次辭去中 余日此縮財陽難也幸未成體 自得稍安繼則攻其所聚之那安能無痛既乃滋養而通利之則藏所俱安矣 九歲腹痛腳縮抱膝而敢背者突出 方,并馥 改心丸痛逐 四 日 可消間者大笑時季舫為樂州牧其夫 有俞姓者儒士也虚心問故余謂雜樂亂 大減諸醫謂偶中即明日進消厥逐毒 一麻晝夜哀號編延內 タネ

與以外科記奉方并九散即返山中越二的天未明叩門甚忽啟視則徐 如即 留少致成職產後 登其舟往把限出升餘脈微層冷陽随陰脱余不及處が急以多附二味前湯淮之氣漸續而身 以補血養氣之品東託膿長肉之樂內外東治雨 其脈洪數而滑寒熱無次謂其父日此於血為靡已成膿矣必自破破後必有變證宜急治 以致在死者比比然也 留於人室女們經 外證極多而醫者俱不能知 月而漏口方滿精神漸復月事以時大凡於四 至朦成之後 之成也玄膿已大漬而 方見外科施治而外科 人将

回

腿雞

生子九治病各有對證方樂非可以泛治之方圖侥倖也 横逕錢某之女素有痞塊從腹入少腹又從少腹入 作有立而視其死耳余四人參不可長繼祛膿填漏外科自有正方也乃為合治漏之樂內服外數所服 不樂亦有從意口流出者繼乃漸必胃氣亦開則肉內生數月之後而結筋舒前此從未生事期年懷至 有飯粒流出真不可能日漸狼狼諸醫求手其父泣而告余曰寒儉之家服人客已費百金而毫無效驗 塚跳之下大腿外臟變成大虛朦水淋漓成常管中

大興周某之子,臂生血經年朦水不乾變為多骨所食米松間有從直中出者奄看待斃余為內託外敷 間疽 末磐亦從詹口出繼而嚴漸減少所出碎骨皆膿結成出盡之後肌肉日長口收施結而愈

都中未姓患項症大痛徹心時時出如延醫施治愛腫滋甚神思昏逃來手待斃延余視急用鳳樂裏住 根盤敷以止血散飲以沒心丸痛緩血止神安得寢明日前醫來告以故醫謂同一全黃散我用無效彼

用神驗此命運不同非樂異也彼盖不知園樂每病各殊耳瘡口已定乃大託其腰東以消疾開胃之品 食漸進坐臥皆安雨月而愈凡治癰疽之法在視其人之肥瘠瘦弱之般尤忌見如常口若大則肌肉

連而枕骨直下之筋未斷血流不止余解不治堅態不已先追該心丸二松全毒不內攻又付止血散 同學沈自求丧子憂愁鬱結疽發於項調治無效項三倍瘡口環頸長尺餘陽三寸惟近咽喉處二 一所以最重圍樂其方甚多不可不廣求而預備也

樂服之勢定而飲食稍進 其血外用園樂厚塗束其 數日血止膿成肌與腐肉方有界限瘡口太大皮肉不能合以生肌等樂并奏 极更以珠黄等籍時時數詹口上其膏樂長一尺三十五月以黄者四兩前湯前

轉送紅其如痘都俱出微腹而低处中聚 白龍橋吳時巨年七十餘矣惠對西痛故絕余視其外無關樂層內及有柿樂五條乃三品 手統沒病變日增而樂無一點即東手無策與 尚非現證虚寒從無用軟樂之理進清凉開胃之動胃氣開則肌肉自生調養月餘而愈精神較勝前矣 其用温輔乃後世就傳之作無不陰受其害余凡治大盜無不神效時人多不之信也 傷於陰凡屬外強總以清大養陰為主而如開胃健脾之樂人 乃不復生議論於是仍用前法腹成食進而後得安蓋外科病不治者絕必皆由醫之不得其道所以動 去之用藥亦音為改易以左己能愈逐散大如出不止痛復甚而神疲余再至大膝詢之乃知其故醫者 每次神旨危免一息近余視之余日毒無補理詹口不高則以圍樂東之飲以清涼養血之品記書 宝亦不可用热樂以治邪人作 一湖徐梅熙陰泰對四頭項浸腫而色點有頭如痘者百餘神煩志亂醫者束手就治於余余日此乃陰 14 厚塗而封之月餘口乃念病家欲備人參的計以待用余日無庸也諸痛癢擔皆屬於少腹流肉屬皆 溪醫 對口 章倚丈夫人體質本弱平時飲食絕少忽患項毒平漫不腫痛賴應心醫者謂大虚之證投 沒心处痛定而看根漸收余暫歸轉託一醫代治醫者强作解事口圍樂不過全黃散之類無並也 有崇其家為这更病之後 用圍樂聚住具根侵邊頭高而腹易出或謂七旬之人精力已東宜用温補余日外證俱屬 京樂而近日醫者誤以為必用之品所以痛極昏迷人 後鬼聲統屋鬼 和血過氣使豪衛充致使如中 一頭亦不甚大勢己消其十之 大不斷余日豆敷藥式之色有鲜腫亦稍清 今止用錢 部數劑即止此從古 聚真陽透出則陰和自退若用熱補則 余悉被去将以珠黄解毒散其痛立除 神亦漸清而思飲食病雖強 一定之去 於外

年二月忽舊疤中一細眼流血不止放血斗餘雨日而至蓋其前一片盡塵其中之脂膜俱化成膿從左 口出盡庸醫安知治治實利誤人富貴之家往往最信此等人可不省緊耶 植裏腹必有他愛有庸醫嚴媚回病已全愈為此說者圖厚謝也我力能保之病家利其省费從之至来 四兩飯半碗明日更好給於用託毒清火之剩而膿成口飲余屬日此直初起盈前十時時皆空非填 官惟求食西瓜醫嚇以入口即死余令縱其所食一日之內連喫大西瓜兩個明日知飲欲求肉飲食肉 日此瘡止宜收小若欲加高則根盤如此之大而更加高則計歐榜接矣此乃火毒用軟藥必死乃以東 餘城歸二日而後來其府不甚大項微高而堅要當用刀挑破方可上藥以洋刀點之洋刀堅利非及意 根提毒之樂數之一夕而瘡頭俱予皮膚亦潤止有大頭如杯高起於大椎骨之下大三寸許尚不思飲 問此陸姓旗發作周徑又除一首盡腫頭以百計毒氣內攻沈問昏迷醫者以平塌無頭用桂附記之余 洛約深半水香皆陰露其火亦腐去急以生肌散填補之内服收補之劑两月而肉滿皮完此九死一生 不能入用力挑之刀頭折乃用金鉞四回刺之以沒毒氣內記外數其方屢變然後膿從四旁的福盖自 余解不能再三惡於好用圍樂東之補完病者謂我尚未到於當歸處分於事求借一屋如果不治死無 及助毒丸而生機無絕故治外科之陰論非若傷寒之陰論為外感之寒那可專用枝附以驅之也今之 洞庭具接從徐州經絕返掉皆起粟粒深繁色而濕應心周圍肌內皆不仁知非輕強未至家而就奈治 證不早為外東內記則其骨攻藏與生理矣 外科者惟拾內科之緒論以為軟可禦寒則胎害不少矣 對心發 發行

都中唐廷發偶過余寫所方暑謂背上昨晚起一小漂接之甚廣先生肯一看否余視之版曰此對以 內治之失宜可以傷命非輕疾也疑笑而腹非之余日本當為君竭力但若未信若一用樂而毒大飲則 松多 也唐不甚信母始與我樂余日君未信余言一服樂而毒大發反疑我誤者矣含笑而去明日已大如酒 日因此證基多禁唐人 你日此肺難也聽已成矣金置云隱成則死然有生為余遂多方治之錢亦始終相信 以為病由學作故不敢但多年相好不可不盡言如五六日病势增重當來相間勿為人誤越五日清 外感治法隨用風樂得汗而解身凉神清陰口復起仍前治法而座若不審其故又不明破傷 州錢君復為放血不以議醫以血體治之病益剧余往該見其吐血滿地細審之中似有膿而腥臭者 余山南住則見真韻聽目以意號竟名方悔信余之不早細視皮中有物乃三品一 證變事幾無可樂細詢其僕乃貪凉當風而即續口對風膏樂人落風貫瘡中即所謂破傷 久解如見其右額有豆大果點間之錢對印作此處生一無頗癢無他古也余論審之曰此毒 題首祭 公法而座強候適為幾二十年至乾隆三十年家業日隆因遷居大造途中相值邀余視其新居坐 此乃屬爛死肌之惡樂好尚用上其痛應心況額 有相視其餘而已 口其收口前十日忽頭痛身熱神昏譫語瘡口黑陷六脈參差余通出門兩日歸而大膝疑 公屬治余四此非朝夕被方不可我不能久留郡寓奈何因就醫余家且暴易法其中變 其氣更以珠黃之經解其毒金石之鄉填其空無數法而行之優武必效今治錢 以來治肺癰之法用甘凉之縣以清其火滋潤之樂以養其血滑降之樂以法 一月而愈盖余五 に發

之以為異問者 余家物生三子取其一児養環際合藥付之前二年忽生一子。學族大議謂人道已無馬能生子盖維德 家止求得生為幸余亦從未見此病姑勉為治之内服不過解毒養也之利而敢學則每用必須屢見 濮院沈维您悉下我前除連根職益羽役骨健中出恐淮督囊中哀號痛楚肛門亦復爛深半了載至全 行全賴心思轉變到升求到終無一點也 散於是朦從上沒厚而且多之日而聽盡生肌果百日而全愈後以此法治他證無不神处可知醫之為 尚可愈也但須百日耳其家戚被答少年喜事關余言故塞群醫之口向病家日我華公慰先生留山中 我者去的畏痛既不敢於乳下別出一頭而朦水從上注下腹難出<u>面故有傳囊之思忽生一法用絕及</u> 乳囊皆腐寒熱不食將成乳落內外二科聚議無完群以為不治與延余診也因此非惡過治不如法耳 東洞庭劉某夫人患乳瘤醫者既不能消散成功之後又用刀向乳頭上寸餘出毒瘡口向上膿及 百品必求收功而後已如欲歸家備快舟以迎送余初不允繼勉承之多方治之至九十日而未見功善 夫職心陽道果全但累生如有節而無總皮再期又生一子眾始寂然速近傳之以為奇事令補有本 有家黃隱檀者震觀觀之心也其在徐君密詢之沈日我服樂後陽道已長生子何疑徐君乃其其後 個放乳頭之下、用帛束縛之使膿不能下注外以熱於虚熨之使樂氣來熱人內又服生肌記膿之丸 不漏而後已兩月後結而能行惟陰至僅留被耳余偶閱私本有再長靈根 人樣證難治力解歸山易以他賢面目俱廣而卒暖子前何相信之深後何不信之至直非命光 方的用船狗 個面

洄 悉書久不報嗣然於懷承示醫書三種奉繳弟於此事茫然洞溪案僅校出誤字數處即轉寄 左右早 葆山醫學,與王君孟英在伯仲之間亦極赞此書手眼通靈即過蘇一本奏 附 溪醫案 筋瘤 為了 諸樂同煮同以不知何以能如銀色是以限時 用雪也 再長靈根方式十日復生效 附刻許辛木農部礼 九節瘤 正宗等書 細審之乃背上之筋所聚 石等九味也詳玩 一付手民以廣其傳功德不細也內有脫簡弟意得原本補力 東哉 配治也亦 分號站 L 府重 都尚有 大好覆碗碗 也関傳以 力求馬 七分珠沙六 一統前 班是編列案僅十餘條然各大證治法略備洵癰疽家亦文緣字之書也可 文義似宜移右字於用字之上方順第胎 り草は煮 人詢及者余謝無此事而已存此以識異 余實不知其中何物好以廣樂堂上 五碗連送五服七日驗 余為能治駝疾從 也余頗海輕學急以舒前收 不能你群謂就疾也或戲余 分 書夜炒如銀色石為老每服三種日進四服 錢真珠と 此求治就者震幕余俱謝不能此乃幸而 不令里也 雄素煮一晝夜而炒如銀 分牛黄四 口九散 四君能治奇疾若愈此則我華服矣其父 **狗煨燥火**蟹 分真水 外敷內服筋漸散割漸平庸完而 日及開內職視其肉如蚯蚓 雄按洄溪神於外科讀其所評 粉 五 全柏 北ル 色之樂品即 胎 卧、 、分兩义 狗 服俱以土花 個 旌 黄六 治治

厄溪縣西家差於 如樂物牛溲馬勃止期有用非若住花美亦有一段飲便須摘去也原本不分卷亦可仍之葉多則當分水書謂中多時俗口頭誘弗意名醫手筆既未可軟改又此等書取其活人而已不當以詩文例絕之正 禁不滿面可無分也 點確是徐氏手筆定與所批正宗相輔而行已過録珍藏矣 郭公夏五 此書原本傳寫多誤光情與錢警石奉言廣文許平木楣農部兩先生商推再 部礼如右顧簡已從原本校補此外不敢增損一字以見光精於此盡慎之又填云海昌新光精附識部礼如右顧簡已從原本校補此外不敢增損一字以見光精於此盡慎之又填云海昌新光精附識 之例何如覆斜中堂書與醫案無異似宜附刻與秦司冠書則皆寒暗語可刑 1 耳鳴村選粹批

填灰場言 吳江徐靈胎 迴溪著

鸦等 生病 發正 不思即於前方損益萬妥而遽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 電處疾則柴胡湯加減 石乃病輕 以何 有效即轉而改用温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即換方也況所服之方或未盡多 厚纸議 十三因試問 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難沒其身於察附 奏語概之專用温輔以致外那人裏則至不校間有稍剔謹之人起 沒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荆於感寒則蘇葉葱頭放吸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查神鄉傷暑則香氣度 之道必由沒 補劑 虚固當補矣所凑之形不當去那盖邪氣補住則水不復出重則即死輕則 不能睡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人為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為內 方主治而隨證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為卑鄙不及道又 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證則非此等樂所能愈必博考群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 進多附熟地豈 元氣漸復非樂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間醫家已用補樂則相處病者已愈今則病 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無病而虚死者干不得一况病去則虚者亦 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解者况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 南疾則黄芩湯加減婦 不可酸其始也醫者先以虚脱辦人而後以補樂媚 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 之中亦何所用乃誘舉內經口邪之所凑其氣必 **入**不能指出病各准以陽虚陰虚肝氣昏 病時仍用 性雄 遷延變病或有 人浙江則六味 切近 力厚之品大反前轍 之祭 幸而愈 ~病勢方 一副未 心夫

具生物語

多多冬等樂江南則

理中湯

力口

地鹿首

人智聞以為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

間居沙グ 法如有 不起 知隨其口之所指而 自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湯用大黄一味即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 躬思極想所製對證 不論何病總以幾味温補投之愈則以為己功死則以為病本不治毫無轉話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 醫道 毫無疑傷若服他樂而死則親戚朋 自考如服我之樂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 樂之對證者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樂而後有亦方成之 易與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即以為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討為得醫學之捷徑將干 語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 以某方如減並非醫者先有一 直 服補 以病 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 用樂 方不能東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虚設之樂無 有稍識病 風寒疾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疾食居幾分而樂則隨其祁之多家以為 而 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虚而旁人代為述病亦共指為極處惟恐醫者稍用攻削之輕以致 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 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知親友有病即往幫助醫者用危言等任本家使 之醫即欲對證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釋至補之樂以順其意既可 已其醫也則襲幾句陰陽虚實五行生姓龍統套語以為用温補之地而文人學士 之方数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行其道相智成風循 六味八 不重 友群詬病家之重則不重命死者亦目 并自恨 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 病有數益經而臨此病 服 人多無 力。 以致 分不斟酌之分雨也况醫之為道全 頭疼痢而寒熱脹痛之類後 可挽回 不救醫者虚脱之言真有先 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 人服之也至其粹證用樂之 रो १ 不能與醫者之罪竟不勝法 無足怪獨是 古聖人 取容更 聖人

之不得不用温補貴重之樂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為用此等樂原未嘗云病者服之必效不過如 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樂耳若己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院之真屬可假數十年前亦有涉獵 風其害相等金每年見中風之盜不下數十人尊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温補之樂者百無一 風寒淡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 而外則續命湯為主亦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隨證加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温熱滋補 捐公至咯血失音喉解肛避喘急寒熱近者半年。凌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樂之日即其 效啦由於風寒入 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少死之地也 為少不起之證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樂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 四學者頗能辨別樂性博覧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 風北 義私心自用者書成家彼亦不知流數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爱其轉移必不久矣 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黄引子以為得陰陽無補之法亦大妙也此方乃治少陰氣般不至古唐及 中風 放牧 人多屬寒宜散寒南 乃純虚無形有似中風與風寒疾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 有見幾而停樂者或 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 人肺肺為嬌滅 人多屬人直清火而祛風消痰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候氏黑散 能多廷成月我見以干計故今之吐血 一味誤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英肉五味等滋膩酸戲之品補住外 不死不生惟日服 二年奈何一患此證逐甘心永為廢人旁人 其始起於趙養葵張景岳華全不知古聖製方 多以破其家而戀其命最 房者大半皆因效效而誤服補 愈未甚服補 B 引湯 亦視 **遙名** プ中 傷 地

非治風火之嗽也况如以熟地客冬則受禍尤然又嗽樂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 祭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敢必用之樂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薑一散一 而屢試屢聽方可對病施治無得冒昧也 一行治少陰之喉痛與治敢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分私逆疾并不得者枕凡用樂當深知其 一收以治寒嗽之緣

非命多 之說則雖或面偽背後必非矣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参五味等樂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 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給之樂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即不服藥亦能自愈應試不與乃病者進以不服藥 五十年前以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證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樂誤之也盡血證因傷風效敢而起 疾於。俱收拾肺管。今其效嗽不止元氣震動洋液化痰不犯何待凡風寒補便以成痨病無人不知今 十之七八因虚劳原跃而起者十之 知之矣盖吐血而敢者當清肺降氣略追補陰之品其不敢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并不 一二刀醫者概以熟地人多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樂將風火

中暑

即理中湯之變法其方下亦註明治夏月傷冷飲之證其說甚明乃昏昧之人耳聞有此方竟以之治是 之法也與暑熱之霍亂絕不相而乃後之醫書於熱霍亂門中附入寒霍亂一方名大順散用肉桂乾萬 、報主之皆治暑之正法也若傷寒論中又有寒霍亂一證此乃寒邪入陰用理中湯主之此治寒霍亂 者字之名義與寒字相及乃天行熱毒之病也其證脈微少氣煩渴燥熱甚則手足及冷若汗出不止用 一家白虎湯主之如或身熟腹痛脹滿嘔吐為 取冷則名熱電亂人多断不可用當用者當飲霍香正

言不信也 用温散此千木得 而熟更甚並不疑為就樂之故即用熟地容久等以為補陰配陽之法竟忘其為外感失要知陰證無於 病熱故外感總以散熱為治惟直中陰經之傷寒必現脈緊便青是寒倦即不喜飲古無胎種種寒象當 樂母投必誤也 停中若邪氣未清非成痼疾即至不效蓋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書自能窮其變化何得以不入則證 施治若傷寒傳入陰經下利清穀脈微厥冷此為純陰之危證非殊附乾薑不治患此者絕少若夫夏秋 秋之霍亂以示奇異其死也宛轉呼號序俱目裂七竅見血軟歸於內則手足反冷而脈微於色所謂軟 八淫之非不但者婦火屬熱即風寒濕亦變為執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 所悔以後復治他人 有數種設治則生死立判又脾氣不實飲食不化晝夜無度無紅白積者此為脾滿其方不一當隨證 疾 多言 亦深也歌殿於聞之乃病者醫者不知此理以為服熱樂而更冷其為陰證無疑故目親其像死 因證加減此十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熱痢俱用附桂薑草好則目亦去焦號痛欲絕其也或變 痢疾 之刑而死我見甚多惟有對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湯及參者等補樂者於久府虚之之人 如敗形熱深凝深手足逆冷不知其為熱殿反信為真寒益加薑附以至胃爛肠裂哀號宛轉 八腑膿也無度此名滞下至屬暑熱之毒於腸爛胃與陰寒之刑判若水火仲景以黄芩湯為 一者也何近日之醫舉天下寒熱雜感病勢稍重者皆指為陰證即用參附書桂 人就樂更加重奏與治暑熱則者之用四逆湯其害正同樂世盡以為必當如此敢 人之傷於寒也則為

陽使之面紅目亦氣塞淡雞脈洪庸燥當者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惨也 益使平盖千年之於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盡然也故治老人者斷勿用辛熟之樂竭其陰氣助其充 因尤當急逐其相蓋差年氣血不甚流利宣堪補住其相以與氣血為難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總與肚 九而陽之大或者不獨當補陰并宜清火以保其陰故老人無不頭熱耳驚面亦便帰現種種陽腦乃鹽 能長年者必有獨威之處陽獨盛者當補其陰陰獨感者當益其陽於陰風者十之一 醫者當可用補用熟雖死而猶可免各也 增忽轉而改用大寒乃是以樂試病失要和一病有一病之方 宣無對病和子之樂乃始投之大即轉而 信以為非樂之故若服寒樂而冷則明明以樂死之冷矣故熟樂之殺人不覺而寒樂之殺人顯然所以 治法與陰何而若云外形來虚入節則尤當急驅腎中之叛豈可留邪際歸又有用熱樂之後其熟勢並 熱之理問有寒極似陽而外現熱證者其內證必現種重寒泰然亦當驅散其寒如麻黄附子細辛湯之 類亦並無浦寒之法也乃以温熟之耶硬派作陰發而全用温稍真干古之香情也又有以夢洩房防之 一例或實見其有虚弱之處則用輕淡之的而量為補記若無病而調養則當審其陰陽之偏勝而損 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谷執樂之誤而各寒樂之誤何也盖人之死也必漸冷服熱樂而反冷則 立方不論有病無病總以補陽為上熟威生風以生類中等病是名疾也若偶有風寒痰濕 外感者為陰證更屬笑談夫那果入陰經即無房芬等事亦屬陰益如形不入陰經則自有本證 一點真陽日吸母血以養故陽日旺而陰日裏凡半產滑胎好火盛陰表不能全其形體 一一陽威者十之

以養血 敌 小光之疾熱與疾二 ・兒之 用此等樂者必該決此光死於何日十不失 助其人 枯脈絕頃刻而態我見以百記更有惡露未消身熱級塞煩躁不疑心煩腹痛皆由敗血為患亦用善 也近 樂夫果陰陽俱脫脈遲畏寒血水淋漓面青去白事桂亦有用時乃血乾大燥純現熟證亦用執樂則 品数两煎汁而灌之增其每两侧其胃此并患物即今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然脹裂而死之孩提 衣停乳則必大温謂虚觀若此反令其凍酸無不睡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 透鏡其後欲以流皆賴精血為之乃未發以前即用大黃石膏數城以過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 之樂調之能聽從者十愈 之食乳以止其味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播即指為駕風其實非識乃飽脹欲 日日 人相煽乳食不歇則必生處疾得人棟則堅如膠添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疾日積必至脹問啼哭之疾軟與疾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燰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執熱則生 至疾結氣凝之後則無可救療余見極多 小兜 一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温和之時死者絕少若大寒太者其无氣虚而稠密者間有不治 用虹蚂數 消然為至而石膏竹如亦不禁用金每薄之無不立效及近 其死皆樂誤也造為此等邪說者九死不足 而堅其感重則即死輕則變成稱勞世之所謂女科名家一例如此蓋胎產乃天地生育之機 有胎前宜涼之說頗為近 十婚時數個及一切大寒大毒之品如蜈蚣蝎子雞頭豬尾之類 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 理至於産後則陰如盡脱於陽獨立臟 教之適其寒温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無稍用消症 一其父母翻威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於彼所 目為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這科尤屬怪誕這為 以敬其多 人造為産後宜温之和說 府如焚經脈如滿故仲 又粉地丁銀花等 剛燥之樂即用參考 死馬此時告其父母 以事柱

知言

疾

自有消腐化水之为故能使患者絕無痛去收功速而精神易傷乃此等良法一切不問宣傳授之不真 况離直用刀太早。最難生肌收口凡毒藥刀鉞只宜施於頑肉老皮餘者自有提頭呼膿之法至於惡肉 治治全不以為此用毒藥刀鍼者如肉淋滴痛死復海反以為手段高強佩服深勢而偏處薦引因知疾 提膿治其外自然轉危為多方始則不能束毒使小又無腹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内服附桂熱 治外科始起欲其不大將成欲其不痛大則傷肌爛膚腐骨穿筋難於收之痛則衝心把即耗血亡津惡 名曰好犯用薄荷朴硝為水桥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 樂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為非此等大樂不能挽回而 有此病那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海濱妖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感行割死者甚眾蓋小兒有痰火者吃乳數日必有 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為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頗即取出血處此法起於明 等樂必至腐腸爛肉更輕用刀鈍割肉斷的以致呼號者都神散魂飛宛轉水死仁人 次以為以毒及五夫解毒尚恐無效豈可及增其毒種種認該不可與述問有思外證之人若用安穩 或別有他念也更可感者瘡傷之證最重思四一切鮮毒毫不可犯無害不載乃近人及令病者再服 之無醫者黄芩麥芽俱不敢用以為就人被提之子則石膏大黄成兩成片毫不顧慮忍心害理至此 サえ 一矣故始起之時最重圍樂東其根盤截其餘毒則頂自高而膿易成繼則護心託毒治其內化腐 人有此割則復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兇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 人傳布奉為神方矣更可異者語 一一日随睡歌 人因信之不知頭 之所不忍見也

1

痛生死皆有定數非人

所能自主而醫者與病

以去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玛歌措處熟知反以此而表見其貧者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并破其家也吾少時見前筆者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術而全無殺人之其也 任多地 之法也未樂則用一錢也九樂則如桐子大者十九加至二三十九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 似愈大證痼疾無是理也所以令人患輕沒之病猶有服前藥而愈為若久病大證不過遷延歲月必無 大證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虧方下必註云母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為此前劑 思理也故為醫者必廣求治法以應病者之水至常用之樂一時不能即合者亦當豫為修製以待急再 法因病施治乃今之醫者既之資本又借工夫古方不考手法縣傷萬一通治煎方其技已事而病家不 病我服煎藥而愈者惟外感之證為然其餘諸證則必用丸散青丹針灸砭鐮浸洗財揭終提 二錢者亦從無此輕重懸殊之法要知樂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如非樂入口即變為氣故所以不 疾物言 治法 淡不情重聘亦祇求得一煎方已大滿其顧古昔聖人躬思極想製造治病諸法全不一時如此 輕不知己重於古方數倍矣所以樂價日貴而受賣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兩餘樂只用 八兩之前劑子。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為權量與令無異又自疑為太重為之說日今人氣凍當 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而左右者惟千金外臺間有重動此乃治強實 塞胃中即不樂死亦必淮死小光尤甚又不論人之貧富人祭總為不桃之品 有病人 人拉米不入反用順隔酸若腥臭之樂大概濃煎灌心即使中病尚難運化况與病相反 两今二錢零古一升令二合古一到今之三服又古之醫者皆自採鮮樂如生地半 h 人情無不貪生公

疾病為生死相關一或有誤追悔無及故延醫治病乃以性命相託也何可不加意俱樣如無的確可信 准之病者服之苦楚萬狀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完然不知其何故者能每味親嘗斷不敢冒昧試人矣 吊用之樂亦宜納辨其氣味方不至於誤用若耳聞有此樂並未一當又不細審古人用法而賴以大劑 細推究而各當其宜則取致尤捷其服樂亦有遊古方一例必分三服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 分病家的所宜知也又思毒之樂不宜輕用者神農過嘗諸樂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醫者於不 二次者蓋樂味八四即行於經絡驅耶養正性過即巴宣容問新令人則每日服一次病久樂點比 已不退告人 醫必審負富而後用樂尤見居心長厚况是時多衛街殿於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謹慎即此等存心令人 一寒之道也又有寒熱不得其宜早暮不合其時或與飲食相雜或服樂時即勞動胃學不惟無遊反能 分前後所前者有宜多前者補總有宜少煎者前線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前而泡漬者有煎而 亦不可不知也 樂之法各殊有先前主樂一味後入餘樂者有先前眾味後煎一味者有用一味前湯以前樂者有先 延醫 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緩火者各有妙義不可移易令則不論何樂惟知極火多煎料芳香之 並增與又發散之劑必緩覆令汗出使邪從汗散若不使出活則外邪豈能內消此皆沒易之理縣 前。樂服樂法 盡懂存濃厚之質如煎烧酒者將精久煮則酒氣全無矣豈能和茶達衛子頂將古人所定煎法細 於傷寒及外證痘證病勢一日屡變今早用一劇明晚更用一劇中間問隔兩畫一夜經絡 逐矣

態必無不見效之理不但服後奏功當服時已有可徵者如熱病服凉樂寒病服熱樂之類間其氣之 弟以遭誘忌亦惟随人唯諾而已要知病之傳變各有定期方之更換各有次軍樂石亂投終歸 施治服藥無效毫不轉念甚而日重一日惟各已病之難在不各醫者之貼誤訊知樂果中病即不能達 示我我乃能造長生之方若長生者無一人則天下無長生之方矣其人有温色是時通有未醫在其家 更有一等怪亦乃富貴人賄醫所造者余曾遇一貴公子向余求長生亦余應之曰公試見一長生之 大教大補之副乃告人所造以欺人者若其方偶與其人相合或有小效終歸大害其不相合者無不傷生 告或有氣血衰弱精樂滋補亦以釋和平純粹之即看體氣之所偏而稍為資助如世所為秘方奇術 百聖設立方樂專以治病見中病而效者即為松方並無別有奇樂也若無病而服樂人則必有偏勝之 者事異而害同惟能不務虚名專求實效審察精詳見幾明決無幾不以性命為免戲矣 否可爱入於口即和順安適如不中病之樂則間其氣必厭惡入於腸必惧懷內經不臨病人 具缺也令人 人。五可不服樂以待命力世人獨忽於此惟以耳為目不考其實學何如治效何若聞 為道我非有意數彼其如欲應酬於世自不得不然耳後果得厚酬余因知天下所傳秘方皆此類的 松为 難其製法使耳目一新者余私謂老醫曰先生之長生方從何傳授老醫曰子無見哂子非人 向老醫水得之乃傲余曰長生方其先生已與我矣公何獨各也余視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温補之 は日本で 試樂未盡漸又易一醫或 富貴、之人 則信任一 何求不得惟懼不能長生縱然耳故每遇名醫以水此方若長生方不知何以得 即至死不悔其故莫能想必冥冥之中有定數也又有與此相反者偶聽人言 一日而請數人各自立說完無主張此時即有高明之 宣能達 人稱說即延請 人間所便此 ズ治ニ

以我言為太過者豈知並無一語虚妄者予又有疑我為專用寒涼攻伐為不知此乃為誤用温補者我以求萬樣萬全之法者非人情也以上所指皆近時之繁若後世此風漸改必不信世間有如此醫法反 能炮製必至臭織惡劣試使立方之人取而自當之亦必伸舌攢眉吸吐喊迎入腹之後必至脹痛舒亂 此類不可枚舉以上各種其性之和平者服之雖無大害亦有小損至諸不常用及腥毒之物病家皆不 改海之日矣嗟亦死者已矣就知其父母妻子之悲號惨戚有令人不思見者予念及此能不讀書考古 此即文成五利之餘往萬勿以為真可長生也速死則有之耳識此以醒世之求長生而見松方都 水治不過欲全其命耳若以從未經驗之亦任意試之服後又不考其人之生死而屢用之則終身無 見不得然後深悔從前服我樂之人不知如何能耐此者類恨嘗之不早在令人受此茶毒也抑思人 而互相效尤竟以為行道之捷徑西病家則以為名醫異人之處在此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孝 你為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故慎令乃左奇立異竟視為兒戲矣其創始之人不過欲駭愚人 道 之月目

則兩得之矣 外臺祕要 靈樞經 并讀法開列於在果能專心體察則胸有定見然後將後世之事偏觀博覺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長而去 非謂温補概不可用也願世之為醫者真誠敬慎勿用非法之方世之求治者明察知幾勿服怪誕之樂 全方 切道你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唇以前之事徒記時尚之樂數種而可為醫者今將學醫必讀之書 能通費醫理只替經產黨這等方樂乃有專科若讀前所列之書則已無所不能更取後世所考 宗專 其書以本經為五而以諸家之說附之讀者字字考驗則能知古人製方之妙義而用之不窮矣 方能知所審擇不至泛濫而無所適從失 婦人 此明受病之源及治病之法干變萬心無能出其範圍如不能全讀擇其精要切實者熟記可也 此一切外感之總語非獨治傷寒也明於此則六淫之病無不通實矣 二書歷集唐以前之經方松方及婦科光科外科無所不備博大深微必明子愛素付景之書 此明經絡藏府之所以生成疾病之所由侵犯針矣家不可不詳考方財家略明太義可也 一神農本草經止三百六十種自陶宏景以後樂味日增用法益廣至明季時珍綱目而大備 人除經帶胎産之外與男子同小兒除駕痼痧痘而外與大肚同所以古人並無專科後人不 一切雜病之祖方其諸大證已無不備能通其理天下無難治之病矣

妆如河言

頂疾勞言卷終、 御管察醫宗金鑑源本靈素推崇傷寒論金匱要略以為宗旨後乃博採眾論嚴其去取不尚新帝全典 聖朝仁民之術無所不問習醫者即不能全讀古書祇研究此事足以名也何乃不此崇信而反從事 於近世杜誤無稽之說也 良方幼幼新書等參觀可也 偏執又無科不備真能闡明聖學垂刻後人足徵 其方亦具千金外毫後世方愈多而法愈備如實氏全書寫科選棒俱可採取准惡毒之樂及輕



